

## 苦難瑪利亞修女的逾越

苦難瑪利亞修女給修女們的逾越三日的默想中，屬於她的話語很少，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於介紹當日的讀經。在那禮儀仍沿用拉丁文的年代，確實為修女們提供了豐富的聖言食糧。今日，我們已可從教會禮儀中分享到豐富的天主聖言，但若然我們願意從苦難瑪利亞修女的神修中，去瞭解逾越奧蹟在我們聖召中的特殊意義，那麼，她個人真實的逾越經驗該是唯一探勘的渠道。教宗在最新的通諭中也如此說：「當我們面對(基督的逾越)奧蹟時，我們不單是作神學的探求，因為我們承繼了一種生活的神學，就是教會歷史中許多的聖人，他們由聖神那裡得到啟迪，經驗過與耶穌相似的被父遺棄的痛苦經驗，感謝他們，讓我們能從他們的經驗中，得到燭照，更能明白基督逾越的奧蹟。」<sup>1</sup> 那麼，在這慶祝耶穌基督逾越的時候，又或當我們個人也正徘徊在人生迴旋處時，苦難瑪利亞修女的經驗必讓我們得到燭照。

苦難瑪利亞修女所經驗到最難過的一段逾越過程，就發生在 1883 及 1884 年的逾越慶典期間，是巧合或是天主的刻意安排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在這痛苦的經驗中，苦難瑪利亞修女澄清了她的聖召，也為她的修會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基礎。

一八七七年一月六日教宗比約九世批准了瑪利亞傳教修會成立，並准許在歐洲設立初學院。就是這樣苦難瑪利亞修女得到法國不列塔尼教區主教大偉的支持，在他教區內建立了本會的第一所初學院。由於本會創立時，情況獨特，涉及眾多的人事是非；所以創會初時受到許多人反對及非議，亦有人想阻止法國的會院與印度的會院聯繫，對苦難瑪利亞修女更是多方責難。會祖自己也意識到：「我知道許多人都認為：我是處心積慮要建立一個新修會的。但按良心說，我連想也未曾想過。要創立一所修會？啊！不！」<sup>2</sup>。在多方的指控及為難下，一八八零年四月大偉主教建議苦難瑪利亞修女與他一起往羅馬一行，好再護得教會高層的肯定。到羅馬後，修女們獲得了教宗良十三世的祝福，然而指控並未因此停息。一八八二年大偉主教健康轉壞，他為那在他保護下的新修會憂慮，因為她們離開補辱會後的種種問題，她們的財政等等仍未得到解決，隨時會為這新生的修會帶來無可詎計的風波。苦難瑪利亞修女於是決定再到羅馬一行，好徹底解決問題，也為使加入該會的修女獲得一定的保障。就這樣會祖來到了羅馬城，也開始了她的苦路。

就如耶穌榮耀地進入耶路撒冷城，苦難瑪利亞修女與她的同伴在一八八二年到達羅馬時，一切看似順利。聖神帶領著她在天梯聖堂(Aracoeli)遇上方濟會的辣法厄爾神父，讓她尋回她早期嚮往的聖召，讓她的修會自此得到方濟精神的滋養，也讓她在未來的苦路中得到扶持。由於大偉主教給當時傳信部樞機主教寫了一封推薦瑪利亞傳教修會的信，七月二十七日會祖得到傳信部的准許，在羅馬建立一所會院，想不到的是：這所會院在六個月後，就成了會祖的囚

<sup>1</sup> “開始新紀元”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2001年1月6日 no. 27

<sup>2</sup> Memoires Inedits de Marie de la Passion p. 32

禁所。一切似是順利，但實際上反對的聲音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甚至有上達教會高層的趨勢。仍有不少人質疑，認為苦難瑪利亞修女早有野心要創辦一所新修會。並認為只有她肯捨棄總會長一職，才能證明她並不是別有用心。但當時的方濟會總會長伯爾納定神父卻如此訓導苦難瑪利亞修女說：「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亦有人對祂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但耶穌沒有如此做，他要等人從十字架上將他放下。所以效法這神聖的模範，接受苦難，不要將這沉重的架子放下，讓別人來處置妳吧，勇敢點！」

終於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廷當局決定取消了早前給予瑪利亞傳教修會的准許，不容許羅馬會院多過四位修女。總會長伯爾納定神父鼓勵她們，要她們如耶穌一樣承擔犧牲者的職務，並要求苦難瑪利亞修女親往求見幾位高層的樞機主教。會祖聽命而行，但如她所說的：去求見這些人物，去解釋她的情況，無異是件極其為難及痛苦的事，但她仍然聽命地去了。她說：「這只是我們苦路的開始；這個四旬期我們將更具體地參與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了。」是的，情況不但不見好轉，而且，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聖枝主日前的星期五，修女們收到教廷的通知，要撤除苦難瑪利亞修女總會長的職務，並禁止她與其他修女通信。三月十九日是聖週的星期一，會祖將那代表總會長權柄的介指放在聖母像前，將這個新生的修會托給聖母。她離開了她慣常在聖堂的位置，坐在聖堂的一個小角落。在那段時間大家都感到前途渺茫，也不知何去何從。但如會祖所記的：

「這是一個憂傷的復活節，但在會院中卻瀰漫著平安的氣息。人割絕了我與外界的來往，我就把自己關在這納匝肋內，我願意為教會為人獻上這些痛苦。感謝天主的恩寵，我雖然受到傷害並感到軟弱，但我還是站在十字架下。」<sup>3</sup>

這種來自教會—這個她自願為之付出生命的教會的控訴，無疑使她心碎，她的理性與意志均被動搖，甚至陷於“失望”的誘惑。她這樣說：

「若按本性而言，我會逃離羅馬，去找一處安靜的地方隱藏起來，稍作休息，忘記一切，但我將會是一個最自私的母親。」<sup>4</sup>

是的，她沒有逃避，屈辱也沒有壓倒她，當人間一切似已令人絕望之際，人轉向上主，發現祂原已在此。

「空虛，屈辱，被遺棄像苦爵一樣佔據住我的心靈；本性與肉體對之是既抗拒又恐懼，但我還是將之放在我的唇邊，慢慢品嚐。承服及交付，反讓我充滿一種對上主瘋狂的愛慕，因為只有耶穌是我的救主及我的一切。」<sup>5</sup>

在苦難瑪利亞修女同期的神修筆記中，我們更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屈辱，被遺棄的經驗中，天

<sup>3</sup> T. R. M. Marie De La Passion 1914 p. 100 (下作 Vie)

<sup>4</sup> Mémoires Inédits p. 79 (下作：MI)

<sup>5</sup> Vie p. 102

主在她內，營造了她靈性生活的主體，讓她體會到：耶穌基督以他的生與死，宣示了天主對人無限的愛情。也以自己的生與死，表示了他對聖父對人無比的愛意。『愛』成為了將自己生命交付，以承就對方意願的唯一理由。苦難瑪利亞修女在耶穌基督的生死中，找到她存在的軸心。

「真的權威是天主，是愛與真理的天主...我看到十字架的奧秘！它從地上升起，是為了要和我們分享來自天上的一切。十字架是在愛與真理中為我們而升起的，好讓我們能脫離地上的事。若我們越傾向於愛及真理，就能越靠近我們的主，因為他是愛，是由於愛的緣故他降生成人，為使我們認識愛，他被懸於十字架上...若我常承行主的旨意，我必不會被遺棄。」(19, 2, 1883)<sup>6</sup>

「我看見天主聖言，他是真理，他讓我們看到『愛』...他空虛自己，捨棄天主的地位而成為人。『愛』更將自己交給了人，直至接受死亡；他甚至為了讓他那因愛而作的犧牲，能恆久地在世上時日存在，而建立了聖體聖事，讓謙卑的聖言能與人結合...這是真的愛、犧牲的愛、無限的愛。他來不是為得著什麼，而是給予，給予那些也願意空出自己的人...天主為我們交出了自己，我們也需掏空我們的自私及罪惡，穿上新的真愛，就是天主。」(21, 2, 1883)<sup>7</sup>

「瑪利亞是多麼美麗：『主的婢女在此』她因愛及承服而犧牲。耶穌更是藉著無以倫比的愛及血，藉加爾瓦略山的犧牲，讓那些在她之後，與她一起的人，都能成為耶穌的兄弟姐妹，藉著對天上大父的愛及承服，與那犧牲者結合。我看得那麼清楚愛與血的關聯。」(14, 2, 1883)<sup>8</sup>

她的視線似乎全部集中在那在十字架上犧牲的耶穌身上，十字架再不是一種刑罰，而是聖言對父的無限順從，對人無悔無盡愛意的犧牲。她看到她的召叫就是像這位聖言及她母親一樣：交出自己的生命，成就上主的意願。犧牲就是必然的要求了。人斷絕了她與外界的接觸，但這種隱修般的生活卻只讓她更貼近那位納匝肋的童女：

「我感到完全被遺棄，我只能期望上主，他似讓我看到那無玷的母親，並要我成為小型的她，在這痛苦的時刻，她擁抱著我。」(15, 1, 1883)<sup>9</sup>

在這黑暗時期，誘惑似乎來得更順理成章。想不到的是誘惑竟是來自一位十分有同情心的樞機主教，他就是北非突尼斯的拉維者利樞機主教(Lavigerie)，他十分同情瑪利亞傳教修女及其會祖的處境，於是向會祖作出慷慨的承諾，熱誠的邀請：「來突尼斯吧！將妳們的總院搬到那邊，我敢擔保沒人會再難為妳們。」如在大海漂浮中遇上了救援，能不心動？然而苦難瑪利亞修女卻說：是天主的啟迪，讓她婉拒了這位樞機主教的邀請。為了忠於上主的感召，她願意如基督一樣，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去證明自己是天主子，因為作為兒子的唯一證明，就是對他

---

<sup>6</sup> 神修筆記 no. 47

<sup>7</sup> 同上 no. 48

<sup>8</sup> 同上 no. 41

<sup>9</sup> 神修筆記 no. 26

父親的愛，與及承行父親的意願。

如苦難瑪利亞修女所形容的：一八八三年就如同在墳墓中渡過了。一八八四年的一月，負責處理本會案件的樞機主教逝世，一切似乎更陷於無出路的困境。方濟會總會長神父認為此事不能如此拖延下去，剛好太偉主教的新繼承者布殊主教來到羅馬向教宗述職，他在教宗面前力求澄清對會祖的指控，於是教廷決定再仔細審查這件事情。要重新徹查，雖則可為事情作個清楚了斷，然而為苦難瑪利亞修女而言，要接受重新的審問，就好像身上仍未痊癒的傷痕要再被揭開般痛苦。苦難瑪利亞修女日後回憶起那段日子時這樣描述：「八三年的聖誕至八四年的復活節，可算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日子。」整個的三月及四月初，也正值四旬期及逾越慶典(該年的復活主日是四月二十三日)，苦難瑪利亞修女都需接受特派的審查員質詢；開始時審查員對她頗為嚴厲，她形容道：「他對我所作的查問，讓我覺得整個審查似乎全無意義，因為我已先被判決了，放棄為自己辯護似乎是最好的選擇。我血管中所流的西班牙及不列塔尼的血不斷沸騰，我真想大喊：既然一切解釋都是枉然，那麼又可必再作辯護呢？想就此拂袖而去。」但她對天主的愛，究竟戰勝了她本能的反應。反之天主透過這痛苦的經驗，在她內鑿磨出祂意念中的彫塑器皿。在這期間，苦難瑪利亞修女的祈禱只讓兩個重要思想佔據著，那就是：十字架是愛最高的表現，承行上主的意願，將自己的生命交出，才能讓愛重現人間。

「我看到十字架上聖言的智慧，在美麗的聖三內是何等輝耀。我願意相稱於那神聖的召喚，讓我具體地刻上十字架的印記。答應天主，盡量配得上我的名字：『瑪利亞耶穌，被釘耶穌的犧牲』這是我對愛應有的回應。」(16, 1, 1884)<sup>10</sup>

「我仍想著避靜的祈禱：謙卑被釘的耶穌。沒有人像他那樣在天主前交出自己的了，為消滅人性的偶像。他將天主帶給人，又將人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藉此補償了罪所做成的傷害。成為犧牲，空虛我自己，是最能取悅天主的。這是一種對愛的夢想：是天主對我的愛，也是我對天主的愛。這並不容易，因為作為瑪利亞犧牲並不是夢境，而是那麼地具體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我讓自己結合十字架上的耶穌，結合聖體龕中的犧牲祭餅，這是真正的力量，讓我雖然悲傷，但仍能為我周圍的人帶點喜樂，並使我能繼續工作及祈禱。」(2, 3, 1884)<sup>11</sup>

「這是一句可怕的話：『妳願意代替教宗被釘在十字架上嗎？』人性而言，會傾向逃避，但『愛』溫柔地邀請我，要我像瑪利亞一樣回答：『讓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一方面覺得恐懼，一方面又覺得甜蜜。我只有躲藏在那空虛自己以回答『主的婢女在此』者那裡，不去看祂會在我身上要求些什麼，我說：『你的婢女在此，願你的話成就於我吧！』這就是我的定志。當我看到耶穌及瑪利亞由於愛的緣故而空虛自己，我靈是何等喜悅。」(24, 3, 1884)<sup>12</sup>

「我像一隻良善的羔羊，被選作犧牲品。被選中成為犧牲品，這是何等的恩惠！為天主而言，

---

<sup>10</sup> 神修筆記 no. 133

<sup>11</sup> 同上 no. 142

<sup>12</sup> 同上 no. 143

這是『愛』的選擇；在我方面，就是要做這隻良善的羔羊，在愛中交付自己以作犧牲。」(8，4，1884)<sup>13</sup>

「我想法好好地接受過去一星期來，人們送給我的十字架...想到聖週五的恩寵。耶穌面對那些苦難時，是那麼地自然，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一樣；因為他只願意履行父的旨意，耶穌唯一的意願就為取悅他的聖父。由於我的願(交出自己給天主)，我願意提早品嚐現在的痛苦。」(28，4，1884)<sup>14</sup>

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當時仍彷彿如驚弓之鳥的小團體終於接到審查員的信：「亞肋路亞！妳們歡欣吧！因為官方正式宣布：妳們的母親復活了。」  
這教會的最高決定，為苦難瑪利亞修女而言，無疑是沉冤得雪，為整個修會而言，是有了一定的保障。但這時的苦難瑪利亞修女沒有耀武揚威，也沒有意氣風發，因為她認為：

「我看到『愛』。雖然處於光輝之中，卻沒有一刻忘了犧牲。一台又一台的彌撒都唱著亞肋路亞，但那都是重新著十字架的犧牲。我看見光榮復活的耶穌在我靈內，而我願意結合祭餅以成為祭餅，這神聖的祭餅竟成了這地上的囚犯，地上的犧牲。」(14，4，1884)<sup>15</sup>

一八八四年五月七日，苦難瑪利亞修女離開羅馬，到法國沙德萊初學院去；一方面是安慰當時的修女，另一方面要準備在布殊主教的監證下舉行總會議。好重新選舉修會的總會長.....經過苦難的歷淨，天主聖子對父的回應，人間女兒瑪利亞對天主的回應：《獻身承行父的旨意》遂刻鑿在苦難瑪利亞修女及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聖召上，成為她們獻身生活的核心。天父的意願是要所有人得救，讓所有人都能再獲得天主的生命。付出與犧牲似乎就是實現父的意願的必然後果。能為自己的至親好友作出犧牲已可稱為偉大。但要為那些陌生的、異族的、討厭的，甚至曾傷害自己的人犧牲，那就太勉人所難了。若然能夠，其中的關鍵就是『愛』，是天主那不可理解的愛，這愛是那樣的浩大，至能覆蓋所有人，涵括所有人，惠澤所有人，好人，壞人...這就是十字架的秘密，是十字架的瘋狂。也如苦難瑪利亞修女說的十字架的智慧，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找到犧牲的理由，也只有多點天主那瘋狂的愛意才能為付出作出詮釋。<sup>16</sup>

---

<sup>13</sup> 同上 no. 149

<sup>14</sup> 同上 no. 156

<sup>15</sup> 同上 no. 153

<sup>16</sup> 全文參閱：《Memoires Inedits de Mere Marie de la Passion》的第一至十章，及《T. R. M. Marie de la Passion》第七章